

军营纪事

绿色营盘,铁血荣光

—

研究生毕业那年,本来是要到部队医院工作的,但阴差阳错,没有去成。隔了几年,兜兜转转,我又到了部队医院,成了解放军总医院的一员。在医院工作的七八年时间里,我换了几个岗位,也执行过不少大项任务。印象最深刻的,是与一些专家教授的交往,特别是几位老专家,虽然有的只是浅尝辄止,但却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

刚到解放军总医院,我在原第一附属医院做一些具体的宣传教育工作。当时医院正在大力推动文化建设,概括总结院训、院风、医院精神等等。我们拿出了文案,但还是有些拿捏不准,便决定请几位老专家来把关。首先想到的就是请烧伤医学界的专家盛志勇院士看看。文案送过去了,过了几天,盛院士的秘书来电话,说可以来取了。

那是我第一次去盛院士的办公室,在医科院研大楼的二层。院士当时已经92岁,走路有些颤颤巍巍,我见到他时,心里颇有几分担心。院士把他的修改意见写在了我们的方案上,密密麻麻的小字,写了半页多纸,都是他的想法和思考,字里行间,饱含着很浓烈的感情。其实,他完全可以在我们的备选方案上划上几个勾,或者修改一些文字,就可以了。后来我才了解到,院士到总医院工作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他是这个医院建设发展的见证者,特别是烧伤科,是看着它从建立走到壮大,乃至享誉海内外的。

记得当天盛院士正在为《解放军医学》杂志修改论文的英文提要。他感叹现在精力不够了,论文没办法从头到尾看完,但每篇文章的提要,还是一定要看看的,特别是英文提要,有表述不准确的地方,他要一一改定。那时,院士还担任着《解放军医学》杂志的总编辑。我环顾了一下四周,院士书橱里的书籍很整洁,也很有序,特别是一排排的英文期刊,非常醒目。许多书籍和杂志已经有些泛黄了,很有些年代感,也令我生出一份敬畏。

后来,我偶尔会到院士那里去,多是因为工作。有次,我陪院领导去看他,正值《盛志勇院士集》出版。这是“中国医科学院士文库”的出版项目,收录

我要成为你

■杨卓达

爸爸是一名消防战士。从军报国,这个绿色的梦,从儿时一直伴我长到18岁。

梦想并不总能照进现实。去年高考发挥失常的我,没能戴上军校的校徽。半年多来,地方大学丰富多彩的学习生活令人愉悦,但未能穿上军装的遗憾,像春天的植物幼芽,常常不知从哪儿就冒了出来。

2020年春季征兵!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我在全校第一个报了名。盼望着,盼望着,春天的脚步近了,我每天锻炼身体,等待征兵体检的到来。然而,庚子之春,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全国人民的生活节奏,春季征兵的体检工作也适当延后,我当兵的愿望再一次“停摆”。

对军队的向往,让我把更多的目光

如沐春风记

■朱航满

了他一生的主要研究成果,非常厚的一大册。样书有限,几个主要领导得到了赠书。院士对秘书说,以后有了书,其他同事也要送一册作为纪念。我当时听了,以为是客套话,但没多久,我都忘记这件事了,院士还是托他的秘书送来了一册论文集,并且签名留念。

二

我所在的医学中心,几十年来,名家辈出,在军内外颇有影响。后来,领导考虑到我喜欢写作,让我利用业余时间,组织编写一本书写医院专家教授的报告文学集,我欣然接受了任务。半年多时间里,我组织了一些文学爱好者,从培训到组织选题,再到分工写作,终于完成了近五十万字的书稿。这是第一次为这些专家教授进行集体“塑像”,出版社要求我们把好事实和学术关,不能有硬伤。我将其中的一些章节,分头送给了一些专家教授来审阅,很快就得到了肯定的反馈。

这其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崔德健教授的意见。有次我正在办公室,崔教授亲自过来,送来了她的修改意见。同时告诉我,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随时到她那里去交流。我看了崔教授的修订稿,删改很多,也很细致,有些地方,还真看不太明白。于是便专程去请教了一次。崔教授和她的老伴黎沾良教授一个办公室,他们都是医院的专家组成员。那天,她详细给我讲解了书稿中的不确切之处。对书中一些作者的文风,她也不满意,认为比较啰嗦,大有删改的余地,还随口吟了郑板桥的一句诗联来佐证,乃是“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

崔教授是医院呼吸科的老主任,退休后被聘为医院专家组的成员。她和老伴黎沾良教授都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从苏联留学归来的高材生,后来又在美国杜克大学医学中心做了博士后研究。虽然已经退休,但作为返聘专家,两位老专家一直兢兢业业,对于院内的会诊,他们总是随叫随到,对于医院的学科建设,也给予了很多支持。后来,我听说两位老人还用退休金资助了几位贫困地区的学生,且都学有所成。因为某个机缘,我再去崔教授的办公室,想了解她资助学生和爱护患者的一些事情,但她却婉拒了,认为这都是应该做的,不值得宣扬。

因为在工作之余接到了一些写作任务,我有幸认识了一些医学大家。黄志强院士却是我没有接触过的,他2015

投入到子弟兵的抗疫战斗中。我一边观察,一边思考。我发现,反应最快的是他们。在我吃年夜饭、看春晚的除夕夜,他们就出征武汉,当真是兵贵神速。我忍不住想,自己拖沓、丢三落四等小毛病,与一名合格的军人差距有多大。我发现,最能打硬仗的是他们。火神山医院、重症“红区”疫苗研发,到处都能看到军队医护人员的身影,令人激动的喜讯也一个个传来。我在想,正是因为他们的牺牲奉献,因为全国人民万众一心,这场抗疫战斗的形势才能快速扭转。我若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首先要传承“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红色基因。我发现,老百姓最信赖的是他们。人民群众说,“解放军来了,我们不怕了。”患者说,“解放军是能托付生命的人。”电视新闻里,看到他们被口罩勒伤的面颊,被消毒液洗得变色的双手,我又为他们自豪,又为他们心疼。我在想,人民子弟兵的背后是人民,他们喊出“誓死不退”,是因为他们有坚定的信仰。今天他们用忠诚和生命保卫老百姓,明天我要成为他们,保卫我身后的父老乡亲。我发现,胜利后找不到的是他们。解放军医疗队就这样悄悄地撤离了。爸爸摸着他救火时留下的伤疤,告诉我,“危难关头,最先到达、最后撤离,是解放军的传统。有个电影叫《凯旋在子夜》,你从网上找来看看,就明白了。”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我在想是什么造就了这支不惧任何敌人、又赢得人民无比信任的军队?

如果说,在这之前,当兵是我青涩的青春梦想,经此一“疫”,入伍就是我坚定的信念追求。抗疫战斗取得了阶段性胜利,相信征兵的消息会再次传来。天南地北,无数热血青年正向着军营汇聚——接受祖国挑选。我要说,解放军请等着我,我要成为你的一员。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年去世后,我才接到写作院士生平的任务。我读了能找到的所有资料,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做事的极端认真。几乎所有学生都佩服院士的这一点,诸如院士看患者的片子非常专注,从不敷衍,有时时间会很长,也常常能有独到的发现。黄院士技术精湛,但他行事低调,不事张扬,在业内和患者中留下了极佳的口碑。在胆管上做疑难手术,难度很大,每每都是险中求胜。但院士对于他所做的每一例手术都非常认真,甚至像完成艺术品一样去操作,可谓尽精微而致广大。

因为写作黄院士的生平,我听到一些院士的故事,深切感到这是一位儒雅、洒脱、智慧的医学大家,可惜无缘接触。为了丰富素材,我采访了他的一些学生。有一次,我去采访他的学生焦华波——时任医院肝胆外科副主任。在焦副主任的办公室,我询问黄院士的一些情况。他拿出黄老的一册著作,其中有一张图片,用的是他做过的一例手术,上面特别注明了焦华波的姓名。焦副主任告诉我,当时他做了一例难度较大的手术,认为比较典型,就拍照发给了老师。后来院士出版著作,采用了这张照片,不但特别注明了出处,还在序言中进行了鸣谢。说到这里,我看到焦华波的眼睛湿润了。

三

我还接到过一个特殊的写作任务,是为苏鸿熙教授撰写一篇传记文学作品。当时,总医院正在集中宣传牟善初、周继林、叶慧芳和苏鸿熙四位医学大家,已经在全国形成了一定的影响。总医院领导安排我为苏鸿熙教授写一个长篇人物传记,以文学的方式为榜样“留影”。这四位医学大家,当时都是百岁老人,他们经历了一个世纪的风雨,阅历多、视野广、积淀深,他们在为病患服务上,始终都能坚守行医初心,堪称医界之楷模。我对苏教授的经历略有所知,但细节并不了解。对我而言,为医学人物写长篇传记,有些为难,且当时本职工作十分繁重,但在读了苏教授的相关素材、查阅了诸多档案资料之后,却有了一种油然而生的敬意,故而不是顺利完成了任务。

苏教授是一个有着赤子情怀的医学专家。南京解放前夕,他得到赴美深造的机会。南京解放后,当时的南京市市长刘伯承特批他继续学业,但希望他能够学成归来、报效祖国。临行前,刘伯承送给他一枚党徽。这枚

大地不会失望

■徐清思

我曾经在大地上观察过蚂蚁如何生活。西北高原上的蚂蚁是“豪族”的,不知疲倦地行走,我有时感觉它们像一群微型的野马,总在肆意奔跑。我也好奇,在南方松软的土地上,蚂蚁会不会有什么不同。可当回到城市,回到高楼上,我好像不太能轻易见到蚂蚁,当然也就不怎么想起蚂蚁了。事实上,无论大小,和生命有关的事总归是大事,可又经常会被忙碌的人们所忽略。

大概十年前,我在家里的书架上翻到一本《本草纲

党微,苏鸿熙终生珍藏。我写这篇报告文学,便有意采用这个党徽作为象征,穿插在他人生的各个时段,无论是留洋海外,还是后来一度遭遇人生的重创。老作家王宗仁看了我的这篇作品,对这个写作手法予以好评,认为它不但是连接文稿的一个线索,还是照亮一个个人生命的精神支撑。

苏教授的妻子苏锦是一位美国人,原名简·麦克唐纳,他们是在美国西北大学附属医院相识并相爱的。苏鸿熙当时是实验室的进修医生,苏锦则是一名医学助理。苏锦陪伴了苏鸿熙一生,放弃了自己的国籍。他们于1957年带着一台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人工心肺机,辗转多个国家,行程数万公里,最终回到了中国。看照片,苏锦是一位典型的西方美女,于是我对这位美国女性的人生选择有些好奇。当时,我收集苏教授的资料,有些历史时期还有空白,采访也不是太顺畅。诸如何到他们的恋爱史,没想到刚刚还很热情的苏锦,却顿时变了脸色,认为这是他们的隐私,无需告诉他人。当时我颇有些不理解,甚至有些尴尬,但后来想想,倒觉得自己冒昧。

苏教授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严格,他脾气急,对自己的学生和下属有时也会大声斥责。我采访过他的几个学生,几乎都有这样的反映,但后来却都很理解。他的一位学生专门从上海打电话给我,举了一个这方面的例子,说他写的论文有个不准确的地方,被苏教授严厉训斥。后来他写论文都特别的谨慎,从此从未遭遇过退稿。对待工作和学术,苏老从来是不讲情面的。

苏教授对于患者的态度,也令我感触颇深。他的好几个同事和学生曾对我说,苏鸿熙最怕老百姓看病多花钱,他看病尽量为患者节约费用。如果有下属或学生治病花钱少又看得好,他就很高兴。他的一位学生说,京郊有位患者给苏教授送了箱北冰洋汽水,他知道后要求学生无论如何也要送回去。很多人当时都不理解,但苏鸿熙就是这么“不近人情”。

那次我去金沟河干休所登门拜访时,苏鸿熙教授已102岁了,思维也已有些迟缓。这次拜访,让我感受到了一种很特别的氛围。苏鸿熙家中的客厅布设得很朴素也很温馨。他的妻子苏锦年轻时的照片,摆放在家中最醒目的几个地方。我一一看着那些他们年轻时的照片,联想起来采访过的那些老专家,都给人一种亲切的感觉,心底满是春风般的温暖。

我看到书中记载了很多动物的药用价值,尤其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有关猫的部分,因为我们家一直养猫。对于一个还没有成年、很多观念亦未定型的小孩而言,这是一件神奇但却难以理解的事。我甚至一直想隔空向李时珍发问,虽然研究清楚世间各种药材并非易举,但难道人类找不到别的东西来替代这些动物吗?难道没有这些东西,人类便难以生存?

我后来才知道,很多生灵本应在大地上自由地栖息、奔跑,却被人搬到餐桌上,外皮被人剥下制成皮草穿在身上。我想,那些人或许并没有需要“补益”或“救治”的病症,这样做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某些欲望吧。

无意间在网上看到一段宣传语,“既然环保不能拯救地球,那么人类为什么还要提倡环保——因为能拯救人类自己”。我虽然不喜欢也不认同这种言语,但也只能承认它或许道出了问题实质。人类迫切应该学习如何去看待、善待大自然。即便行动的改变举步维艰,思想的改变应该不会令人失望。

大地上时时刻刻都发生着许多关乎人类命运的大事。每想到草原的风、海上的雨、山间的月,我便执拗地相信,自然永远值得悉心呵护,大地对我们并未灰心失望。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思想的火炬

■柳歌

从伦敦往北,再往北一点
便是海格特公墓
选择长眠这里
原不想照亮什么
只是想陪陪燕妮,安静一会儿
让奔腾的思绪小憩一时
让飞翔的翅膀掠过片刻
或是让心中揣个不停的战鼓
休止几个节拍
抑或是把深邃的目光
暂时收回 那不是目光
分明是锋芒,是火炬
是雷电与利剑
视线所及,裂石穿云
洞穿客观与主观两个世界
连门洞上的浮尘与蛛丝
也燃烧殆尽

进了大门,有大片草坪铺开
也有繁花似锦
而您一无所有
默默地立于路边
全是那些身处底层的人们
用众多的人心
凝聚成一座耸立的丰碑
让您到达天空

无论是今生还是今日
我都来晚了
一波又一波的游人
在我前面 默默地立于墓前
奉上敬仰,捧出赤心
他们的肤色不同
民族各异
带着五大洲迥然不同的气息

您给世上那些劳碌的人们
带来了种子和希望、阳光和雨水
而这个世界
却给不了您果腹的粮食
藏体的寒衣
甚至不能让您在笔耕之余
稍稍驻足
在饥饿中,您的思想

依然生出大鹏一般的翅膀
在贫寒里,您的双目
照样挟带着雷霆与闪电
为在黑暗中挣扎的人们
送来一缕阳光
一抹新绿

因为思想替您活着
《共产党宣言》里飘出的幽灵
从没有停止游荡
那本厚厚的《资本论》
被越来越多的人不停地翻开
再也没有合上

一百多年了,您目光炯炯
笑容依旧,连颌下的大胡子
也没有减少一根
反而长出了不少新的奥秘
在和风中
微微散开,轻轻拂动

这一刻

■张永红

这一刻春风轻拂花苞,
庚子年的春天龙吟虎啸。
望青山默然顿首,
听汽笛声扬九霄。
宽广的长江黄河,
盛不下十四亿人的心潮;
巍巍的泰山昆仑,
载不动一次次深沉的心跳。

这一刻的春风,
托着我们炽如岩浆的热忱,
扑进母亲的怀抱。
这一刻的春风,
伴着那些永放光彩的生命,
催促我们开始新的起跑。

四月的春风映着香花,
庚子年的春天白云飘飘。
四月和煦的春风,
拭去人间热泪,
舒展杨柳枝条。
期盼明年此时,
风车悠悠旋转,
风笛尽情欢笑。
拂去曾经的伤痛,
畅享岁月静好。



亭亭玉立不染尘(中国画)

柏溪作